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明洪武鈔本
宋 漢
吳林 張仲景
遷億 王叔和等

鈔詮集述
次

明洪武鈔本

全匱要略方

段逸山
鄒西禮
整理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明洪武鈔本《金匱要略方》/段逸山, 鄒西禮整理.

—上海: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 - 7 - 5439 - 4786 - 3

I . ①明… II . ①段… ②鄒… III . ①金匱要略方論

IV . ①R2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1)第 019844 號

責任編輯: 倪文君

裝幀設計: 何 暘 徐 利

明洪武鈔本《金匱要略方》

[漢]張仲景 述 [明]吳遷 鈔

段逸山 鄒西禮 整理

出版發行: 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長樂路 746 號

郵政編碼: 200040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廠

開 本: 787 ×1092 1/16

印 張: 27.5

字 數: 330 000

插 頁: 2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5439 - 4786 - 3

定 價: 180.00 圓

<http://www.sstlp.com>

新編金匱方論卷上

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詮次



晉

王叔和

集

○臟腑經絡先後病脉證第一

論十二首

脉證二條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
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
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醋助用棗苦益
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
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
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

校正金匱要略方敘

張仲景爲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擣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擣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嘗以方證對病者施之於人其効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備。

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取自擣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各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要略。

明·洪武二十八年吳遷鈔本《金匱要略方》書影一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金匱要略方卷上

上海圖書館藏

清江

正興

子清

正興

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集 臣林億等註次

正興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正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脾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云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準此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藏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藏府

火氣盛則傷肺
火字上落
一心字下落
則肝自愈
肝字上落
氣字下落
三字
之四少
一理字落

中華書局影印

金匱要略誠醫家之要書也然學者漫不之顧以有蓄
之者今得祝先生均實所藏古本老眼雖昏勉強錄之
洪武二十八年歲次乙亥秋八月三日甲子寫至二十五日
丙寅歲時年七十三吳遷景長識

出一入終于盡育中庸至無一善自予思
文以三言而入微帝王時事

九月十一日帙



明·洪武二十八年吳遷鈔本《金匱要略方》書影三

本書爲

上海市重點學科建設項目(S30301)

上海中醫藥大學名師傳承研究室項目

出版說明：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二十一世紀，科學技術和生產力必將發生新的革命性突破。為貫徹落實「科教興國」和「科教興市」戰略，上海市科學技術委員會和上海市新聞出版局於二〇〇〇年設立「上海科技專著出版資金」，資助優秀科技著作在上海出版。本書出版受「上海科技專著出版資金」資助。

上海科技專著出版資金管理委員會

前言

「醫聖」張仲景的《金匱要略》一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古今醫家對其推崇備至，或譽其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或稱之為「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引例類推可謂無窮之應用」。在中國醫學史上，該書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臨床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作出過重大貢獻，產生了深遠影響，被奉為中醫四大經典之一。

但和其他古書一樣，這部撰於東漢時的經典著作，在一千多年的流傳過程中，也存在着許多版本和文字上的差異。現存最早的《金匱要略》皆為元代以後的各種版本，研究者、特別是中醫師在臨床實踐中時覺其條文有費解之處，但苦無善本對照，是以難窺原作真貌並推知仲景本意。

二〇〇七年夏，在上海圖書館發現一種明洪武二十八年的鈔本《金匱要略方》，係鈔自北宋紹聖三年（一〇九六）刊行的「小字本」。此鈔本的發現，對於瞭解宋版《金匱要略》的原貌，特別是對於校正現今通行本《金匱要略》的訛誤，促進中醫診療理論研究及臨床實踐的發展，具有難以估量的重大意義和價值。可以說，此洪武二十八年鈔本《金匱要略方》是當前所能見到的《金匱要略》最早、最精善的版本，因此已被文化部列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錄》。

一 《金匱要略》版本流傳概要

張仲景《傷寒論序》說：「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此段文字透露出兩條

信息：第一，建安係漢獻帝劉協年號，始於公元一九六年，該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即公元三世紀初，張仲景撰成《傷寒雜病論》。第二，《傷寒雜病論》包含「傷寒」與「雜病」兩個部分，合在一起為十六卷。

《傷寒雜病論》問世後不長時間，即已散亂，而由王叔和加以整理。這個推論可從王叔和《脉經序》、皇甫謐《甲乙經序》與《晉書·皇甫謐傳》中得到證實。

《脉經序》云：「和、鵠至妙，猶或加思；仲景明審，亦候形證。一毫有疑，則考校以求驗。故傷寒有承氣之戒，嘔噦發下焦之間。而遺文遠旨，代寡能用；舊經秘述，奧而不售。」此處的「遺文」、「舊經」，即包括仲景著作在內，表明其時仲景已經作古，同時亦說明《傷寒雜病論》秘奧難售，未能廣為傳播。

王叔和的在世時段及《脉經》的編著時間，史書雖然未載，但可從皇甫謐的有關資料中推而得知。《甲乙經序》云：「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據《晉書·皇甫謐傳》，皇甫謐生於東漢建安二十年（二一五），卒於西晉武帝太康三年（二八二）。《甲乙經序》又說：「甘露中，吾病風加苦聲，百日方治，要皆淺近。乃撰集三部，使事類相從。」表明《甲乙經》撰寫於甘露年間。「甘露」為三國時魏高貴鄉公曹髦年號，從公元二五六到二六〇年，共五年。公元二二〇年曹丕代漢稱帝，定國號魏。序文稱王叔和為近代太醫令，則王叔和至少在魏建國早期即任太醫令之職。據此可以推定，《傷寒雜病論》撰就二十年左右，便遭散亂，王叔和遂「撰次仲景遺論」。

對於已不完整的《傷寒雜病論》，身為魏太醫令的王叔和通過兩個途徑進行整理。一是將相關內容吸收入所著《脉經》內，如卷八收入雜病部分內容，卷九收入婦人病、小兒病部分內容。《脉經序》所云「傷寒有承氣之

戒，嘔噦發下焦之間」，即源於《傷寒雜病論》。傷寒陽明證禁用承氣湯的告誡，屢見於今本《傷寒論·辨陽明病脉證并治》。如：「傷寒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攻之」；「陽明病……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王叔和將此類內容收載於《脈經》卷七《病不可下證》。嘔噦須詢問下焦的情況，可見於《金匱要略·嘔吐嘔下利病脉證并治第十七》：「嘔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前後」指大小二便。《脉經》卷八《平嘔吐嘔下利脉證》收載此條。二是將《傷寒雜病論》所存傷寒內容整理成十卷。《隋書·經籍志》載「梁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所謂「梁」係指阮孝緒撰於南朝梁武帝普通四年（五二三）的《七錄》。據《七錄序》云，此目錄遠紹魏晉兩代國家圖書目錄《中經簿》，博采宋齊以來官私藏書簿錄而成，宜為可信。

如果說張仲景將傷寒、雜病合為十六卷，前十卷辨傷寒、後六卷論雜病的話，那麼有關雜病的內容祇是屢被魏晉直至五代的各種方書引用，而史志目錄中並未見「金匱要略」之專名。作為專書，《金匱要略》湮沒世間幾八百年之久，直到北宋王洙從館閣所藏蠹簡中發現。這一推斷，可從高保衡、孫奇、林億《金匱要略方論序》中得到證實：「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辨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土流，才數家耳。」

《宋史》卷二百九十四載王洙曾「預修《崇文總目》」，時在宋仁宗朝景祐元年（一〇三四）至慶曆元年（一〇四一）。所修《崇文總目》也載錄「《金匱玉函要略》三卷」。王洙既在秘閣，從蠹簡中發現《金匱玉函要略方》之說，宜屬可信。

高保衡、孫奇、林億以《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為祖本進行整理時，在《叙》後附有一則前人所撰《金匱》短叙，說對「近將千卷」的仲景《金匱》所錄《素問》、《難經》之方加以搜集編撰，以便於「救療暴病」。說明在北宋以前《金匱》搜羅繁富，影響深廣，曾有人進行過系統整理，可惜其書未能流傳，也未被宋以前書目收載。

王洙所發現的《金匱玉函要略方》殘缺不全，「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備」。北宋治平三年（一〇六六），宋臣高保衡、孫奇、林億等奉敕校正《金匱玉函要略方》。由於之前宋臣曾校正過《傷寒論》、《金匱玉函經》，且王洙所發現之蠹簡《金匱玉函要略方》「傷寒文多節略」，因而取中下兩卷，「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並將卷下的方劑調整到卷中的相應證候之下，刪重除複，拾遺補缺，把全書重新釐定為上中下三卷，凡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命名為《金匱要略方論》。由於刊印後須呈獻給宋英宗檢閱，因而字體較大，這就是著名的大字本。從此，《金匱要略方論》便成定本，為後世各種版本的祖本。南宋多部書目，如鄭樵《通志》、《藝文略》、尤袤《遂初堂書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等對其皆有著錄。尤其是陳振孫明確著錄《金匱要略》三卷，張仲景撰，王叔和集，林億等校正，并在解題中引用了高保衡、孫奇、林億序文的內容。

由於大字本部帙較巨而價昂，傳播不易，因而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國子監又奉敕「重行校對」，於紹聖三年（一〇九六）刊行了此書的「小字本」，用廣普及。

南宋以降，大小字本均告亡佚。元惠宗至元六年（一二四〇），鄧珍發現一種傳本，加以校正，刊成《新編金匱方論》。該本卷首有鄧珍序文，云此本得之於「旴之丘氏」，落款為「後至元庚辰歲七夕日樵川玉佩鄧珍敬序」，可知鄧珍字玉佩，樵川（今福建南平）人，從旴江（今江西撫州地區）丘氏處獲得久未流傳的《金匱方論》¹²，重新

加以整理，冠以「新編」之名。該本卷上末葉有楊守敬所書識語，稱鄧珍刊本「尤爲稀有之籍」。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此鄧珍刊本《新編金匱方論》，已成孤本。二〇〇五年北京圖書出版社據此本影印，收入「中華再造善本」。

鄧珍刊本卷上第三、四兩葉的版框大於其他葉面，字體也略有區別，有學者認爲「字體顯示爲明嘉靖間新安修刻」^[1]。該本卷下從第十葉左半葉起，直至第二十葉左半葉，除第十二葉右半葉外，凡二十個半葉，外上角皆有缺損，共涉及五十一行、一百三十八字與四個空格符號「○」，內容屬《雜療方第二十三》、《禽獸魚蟲禁忌并治二十四》、《果實菜穀禁忌并治二十五》三篇，後影印時補入。經整理者逐一核對，所補文字與現藏於上海中醫藥大學圖書館的明萬曆戊戌（一五九八）徐鎔本《金匱玉函要略方論》完全相同。鄧珍刊本所缺文字詳見本文附一《鄧珍刊本配補字表》。

鄧珍刊本《新編金匱方論》一經問世，此後《金匱要略》的各種文本均未超出其樊籬。由該本衍生的刊本主要有：

無名氏刊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有題作「清初刊本」的《金匱要略方論》，據真柳誠、馬繼興先後核實，此本爲明代無名氏仿宋（書帖）本^[2]。

俞橋刊本。俞橋，明代醫家，字子木，號溯洄道人，海寧（今屬浙江）人，曾任太醫院院判。嘉靖（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間刊行《金匱要略方論》，現藏不明，今有一九二九年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本。俞橋另有嘉靖丙申年（一五三六）所撰《廣嗣要語》一卷傳世。

徐鎔校刊本。徐鎔，明代醫家，字春沂，號思鶴，匿跡市隱逸人，應天（今江蘇南京）人。於一五八五年校梓《金匱玉函要略方論》（據該本總目後所附按語落款「時萬曆乙酉夏至日識」可知）。後經吳勉學審閱，於一五九年刊印（據序文落款「萬曆戊戌孟夏吉日匿跡市隱逸人謹識」可知）。該本一六〇一年收入吳勉學《古今醫統正脉全書》，民國時收入《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張元濟《四部叢刊書錄》載《金匱玉函要略》三卷，有萬曆戊戌年（一五九八）徐鎔識。

趙開美刊本。趙開美（一五六三—一六二四），又名琦美，字玄度，號清常道人，江蘇常熟人，明代官員。與其父趙用賢家辟「脈望館」藏書室，開常熟私家藏書風氣之先。趙開美於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以鄧珍本為主，參考明無名氏本，刊刻《金匱要略方論》三卷，前有鄧珍序，為趙氏所刻《仲景全書》之一種。現知收藏《仲景全書》的有中國中醫科學院、上海中醫藥大學、中國醫科大學、上海圖書館、臺北「中央圖書館」等五處。人民衛生出版社先後於一九五六年、一九八二年影印此書，影響甚廣。

二 關於明洪武二十八年之吳遷鈔本《金匱要略方》

鄧珍刊本《新編金匱方論》問世後五十五年，即明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吳遷覓得祝均實所藏古本《金匱要略方》。因有感於「《金匱要略》誠醫家之要書也，然學者漫不之顧，少有蓄之者」，遂不顧七十三歲之高齡，恭正鈔錄了該古本。

（一）吳遷鈔本之概況及遞藏源流

吳遷鈔本共兩冊，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登錄號為八二八九六八—六九。書內有夾紙稱：「明據宋紹聖刻本

鈔。」版框每半葉寬十點四厘米，高十四點八厘米。每半葉十二行，每行二十四字。第一冊爲卷上，凡三十一葉，前有扉頁一紙，題曰「明鈔本金匱要略方」一卷，仲炤先生世守秘笈，徐乃昌題，并鈐有朱文「徐乃昌印」一方。該冊計《叙》一葉，《目錄》與正文合三十葉。第二冊爲卷中與卷下，共五十一葉。其中卷中三十葉半，卷中與卷下之間空半葉，卷下十八葉，牒文一葉半，吳遷識語半葉。另第二冊第九葉與第十一葉、第十八葉與第五十葉分別誤裝。

極爲罕見的是，上海圖書館所藏吳遷此鈔本係鈔錄於陳堯道《中庸五十義》、《大學會要》兩種宋刻本之背面。陳堯道，南宋平湖人，有《春日田園雜興詩》傳世，《宋史·藝文志》載「陳堯道《中庸說》十三卷，又《大學說》十一卷」。因而此吳遷鈔本實際包含兩種宋刊本、一種明鈔本，三者俱爲善本，其價值不言而喻。

吳遷鈔本《金匱要略方》鈐有印記多枚，除吳氏自己的「吳遷印」、「吳景長」、「吳遷景長蘭室秘藏醫書藥方志」之外，尚有「安樂堂藏書」、「明善堂覽書畫印記」、「仁龢朱澂」、「子清真賞」、「結一廬藏書印」、「仁龢朱復廬校藏書籍」、「徐乃昌讀」等。根據這些印章，可以推考此鈔本之流傳過程。

「安樂堂」是清代怡親王愛新覺羅·允祥的齋號。允祥（一六八六—一七三〇），原名胤祥，乃康熙皇帝第三子、雍正皇帝之胞弟。雍正繼位之後，受封爲和碩怡親王，總理朝政，同時爲避國諱改名允祥。其人多才幹、富收藏。葉昌熾《藏書紀事詩》謂其建有「大樓九楹，積書皆滿」，其藏書之富可見一斑；陸心源《宋槧婺州九經跋》謂錢謙益絳雲樓之宋元精本一傳至毛晋、錢曾，再傳至徐乾學、季振宜，最後由何焯介紹歸於怡府，可見其收藏之精。

允祥死後，其第七子愛新覺羅·弘曉襲封怡親王，安樂堂藏書亦歸他所有。弘曉（一七二二—一七七八），字秀亭，號冰玉主人，齋號明善堂，著有《明善堂集》。爲人積學好古，篤嗜典籍，在其父安樂堂藏書的基礎上踵事增華，進一步擴充了府藏圖書。

允祥、弘曉父子的安樂堂、明善堂及其身後家族數代人遞傳百餘年的藏書，史稱「怡府藏書」，數量既極爲宏富（國家圖書館所藏《怡府書目》收載有四千五百種）^[四]，並且世所罕見者亦甚多。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四庫館開，各地藏書家均奉旨進呈，唯「怡府藏書」獲特准未進呈。即就醫書而言，除此吳遷鈔本《金匱要略方》外，尚有《傷寒明理論》、《新編西方子明堂灸經》、《醫經溯洄集》以及元《大德重校聖濟總錄》等珍本^[五]。

咸豐末年辛酉政變之後，怡府開始沒落，遞藏百餘年的珍本秘籍逐漸流散，仁龢（今杭州）朱學勤即得到其中一部分。朱學勤（一八二三—一八七五），字修伯，號復廬，結一廬主人，咸豐三年（一八五三）進士，官至大理寺卿，爲清代江南三大藏書家之一，著有《讀書跋識》、《樞垣日記》等。其長子朱澂，字子清，克紹乃父之志業，編成《結一廬書目》，并將結一廬藏書發展至頂峰。

朱澂早逝，在其身後，結一廬藏書歸朱學勤的女婿張佩綸所有。張佩綸（一八四八—一九〇三），字幼樵，一字繩庵，又字簷齋，直隸（今河北）豐潤人。同治進士，曾入李鴻章幕。幼樵與原配夫人朱芷薌（即朱學勤之女）生有二子，次子名志潛，或即吳遷鈔本《金匱要略方》扉頁上徐乃昌題詞所稱之「仲炤」。徐氏題詞曰「仲炤先生世守秘笈」，蓋此鈔本原由張志潛之父佩綸得自志潛外家，故有此說。

徐乃昌（一八六二—一九三六），字積餘，號隨庵，安徽南陵人，爲近代著名藏書家。一生刊著甚多，有《積學